

南方周末 文丛

# 回家过年

《南方周末》编著



南方  
周末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 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南方周末  
文丛

# 回家过年

《南方周末》编著

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  
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

——艾青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家过年 / 《南方周末》编著. 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8

(《南方周末》文丛)

ISBN 978-7-5391-8004-5

I. ①回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新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2874 号

## 回家过年

《南方周末》/ 编著

策 划 张 明

责任编辑 张 宇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00×1000 mm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15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004-5

定 价 2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2—81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# 《南方周末》文丛编辑委员会

## 总策划

王更辉

## 主 编

黄 灿

## 编辑委员会成员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王更辉 | 黄 灿 | 陈明洋 | 伍小峰 |
| 毛 哲 | 朱 强 | 向 阳 | 邓 科 |
| 吴志泉 | 史 哲 | 肖 华 | 朱红军 |
| 张 英 |     |     |     |

## 执行主编

张 英

## 目 录

### 记者回家乡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，因为我们爱得深沉 ..... | 江艺平 | 2  |
| 娘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郭国松 | 5  |
| 六个小学教师 .....            | 余刘文 | 10 |
| 父亲的死和之后的两个月 .....       | 迟宇宙 | 15 |
| 胡老师 .....               | 陈明洋 | 21 |
| 父老乡亲的幸福生活 .....         | 方三文 | 25 |
| 芳草街 .....               | 甄 茜 | 30 |
| 家住海角 .....              | 方迎忠 | 34 |
| 传统与现实之间 .....           | 朱 强 | 36 |
| 表灵村纪事 .....             | 张小文 | 41 |
| 留下的离开的 .....            | 杨 子 | 45 |

### 有一个节日叫回家

---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有一个节日叫回家 ..... | 52     |
| “挤火车”的人们 ..... | 陈一鸣 54 |
| 回到周孙钦的家 .....  | 王轶庶 57 |
| 乡 愁 .....      | 田城文 59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家族背影 .....         | 朱 炯 | 61 |
| 阿妈进城 .....         | 柴春芽 | 64 |
| 我在大巴山遇到过一位母亲 ..... | 于全兴 | 66 |
| 家国悠悠福运绵 .....      | 陈一鸣 | 69 |

## 本报记者过年回家记录

---

### 2009 年金融海啸下的中国中西部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——本报记者过年回家记录 ..... |     | 74 |
| 打工村：这里的世界是平的 ..... | 谢 鹏 | 75 |
| 陌生的故乡 .....        | 韦黎兵 | 79 |
| 另一种经济危机 .....      | 葛 清 | 81 |
| 全球化边缘的村庄 .....     | 王 强 | 84 |
| 藏富于民不容易 .....      | 李红兵 | 87 |

## 等你回家，他们的春节故事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代课教师李建新：我不是村里最穷的人了 .....  | 潘晓凌 | 90  |
| “劫人救母”重庆兄弟：戴着“镣铐”，回到起点 .. | 周 皓 | 93  |
| 东莞民工王宏勇：再撑五六年，我就回家 .....  | 潘晓凌 | 96  |
| 金融风暴下的海归：在中国与美国之间 .....   | 叶伟民 | 99  |
| 《吾乡吾民》记者眼中的家乡之变 .....     |     | 102 |
| 一样的家乡，不一样的小镇 .....        | 谢 鹏 | 104 |
| 垃圾包围农村 .....              | 陈新焱 | 110 |

## 听见春运的叹息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回家：非常广州站.....              | 张悦 苏岭 何海宁   | 114 |
| 暴风雪中，一个农民工老板对抗“春运帝国” ..... | 张悦          | 126 |
| 十年春运：一部好莱坞大片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一个有关回家过年的摄影展 .....       | 陈军吉         | 129 |
| 从东莞到广州：14 个人的遭遇.....       | 姚忆江 秦旺      | 137 |
| 慢车上做着快车的梦 .....            | 陈鸣          | 143 |
| 接线员：听见春运的叹息 .....          | 范承刚 马乾杰     | 150 |
| 带着体面与尊严回家，实名制远远不够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火车票实名制元年广州春运观察 ...       | 潘晓凌 刘志杰 王芳军 | 156 |

## 常回家看看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回家：攀越雪山 .....               | 向郢      | 164 |
| 跟着棒棒回家乡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是什么原因，让他们抛妻别子、背井离乡奔向城市 .. | 张立      | 169 |
| 左家兵还乡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成功 朝格图  | 172 |
| “大篷车”千里返乡路 .....            | 杨继斌     | 178 |
| “80 后”回村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江西塘下村新生代农民工不再“东南飞” .....  | 谢鹏      | 190 |
| 母亲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佳佳      | 195 |
| 回家的路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赵健雄     | 197 |
| 常回家看看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林德仁 李爱芬 | 199 |
| 回家过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石头      | 201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回乡三镜头 .....   | 孙立新 | 202 |
| 暮春时节的思念 ..... | 白桦  | 204 |
| 这个春节 .....    | 韩雪  | 206 |
| 感念家人 .....    | 伍振  | 208 |

## 谁愿意重回乡村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“放牛班”回乡 .....      | 沈亮  | 212 |
| “我，算城市人吧” .....    | 师欣  | 221 |
| 农村空巢老人，谁来关爱 .....  |     | 225 |
| 桦树沟：离家儿女何时归来 ..... | 成功  | 226 |
| 老牛湾：被镜头改变 .....    | 成功  | 231 |
| 能走的都走了 .....       | 黄海  | 235 |
| 种地失去魅力后的生活 .....   | 谢春雷 | 237 |
| “失守”乡村 .....       | 刘艳军 | 240 |
| 谁愿意重回乡村 .....      | 朵渔  | 242 |
| 乡村礼俗的变迁 .....      | 朵渔  | 244 |
| 乡村的“呼愁” .....      | 朵渔  | 246 |
| 农村如何“新” .....      | 郭虎  | 249 |



# 记者回家乡

以家为家，以乡为乡，  
以国为国，以天下为天下。

——  
《管子·牧民》



##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，因为我们爱得深沉

■ 江艺平

这是千载一遇的时刻，百年的更迭，千年的交替，都将汇于同一个瞬间。为了欢呼新世纪的太阳照临地球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翘首以待……

这又是岁末平常的一天。这是我们第八百二十九次和你见面。面对着即将远去的一个世纪，面对着就要开启的新千年之门，也许，我们真的该来一次“世纪之旅”，就像聪明的同行已经去做的那样——派记者去新西兰，去那个 2000 年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的地方？或者去五大洲，去感受不同肤色的人们异域狂欢的情状？

“世纪之旅”？千年等一回啊，为什么不呢？

记者们受命出发了。他们脚步匆匆，他们意绪绵绵。他们要去的地方其实都不陌生，每个人却又分明都有一点惴惴然。是啊，“近乡情更怯”，处在百年之交、千年之交的故乡，你别来无恙否？

这就是我们献给读者的一次世纪末特别的旅行——“记者回家乡”。

一群难得在故乡转悠的人，有人甚至对那片土地已睽违多时。他们终年奔波行走，总是在寻找他乡的故事；他们的爱和恨，也更多地倾注在别的地方。家乡，成了每个人心灵深处秘不示人的珍藏。

现在，就让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珍藏打开吧——

那些版图上无甚出奇的所在，那些所在处平平常常的故人，那些故人们被岁月模糊了的面容，那些面容中被风霜蚀刻下的皱纹……这一切一切，

都因为百年之交、千年之交的踏访和叩问，在我们的记者的笔下，变得异常生动、鲜明、隽永，历历在目，触手可及。

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泪水？读完了这一组“记者回家乡”，也许，你会找到答案。而我们必须表达的，是我们对那片土地的敬意。

我们要向乡间的母亲致敬。她用一双小脚走过春夏秋冬，走到了人生的尽头，才算丈量完所有的苦难。母亲，我们祝福你，因为你知道怎样把你的儿子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。他将在人生的战斗中获得胜利。

我们要向天国的父亲致敬，他的在天之灵，冥冥之中依然向儿子散发出最质朴的光辉。即使刚刚承受了失去父亲的巨大创痛，在接到采访特大海难的任务时，儿子首先记起的，还是父亲常说的那句话：别为了自个的事耽误了公家的活。

我们要向一位新婚的妻子致敬。就在新婚之夜，她的丈夫却匆匆登上颠簸的长途公共汽车，去采访令人撕心裂肺的海难事故现场，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：“我是一个记者！”而她的理解和支持，正好成为他义无反顾的另外一个理由。

.....

这是一次特别的旅行，在千年末，在世纪末，在中国，但决不是衣锦还乡。十几个记者，于同一个时刻，奔向天南海北，回到他们曾经生活和成长的地方，是要用他们的眼睛，去观照故乡的现实和未来；是要用他们的心灵，去丈量故乡和新世纪之间的距离。而他们的记录，是要给这个喧嚣的千年末和世纪末，留下一份真实而冷静的言说。

我们走近千年之交，走过“我们这1000年”。即使在那些最偏僻的山村，我们也能看到，这1000年，是“人怎样变成巨人”的一部皇皇巨著。在人类所获得的越来越大的空间里，容纳了与日俱增的成功和骄傲，也容纳了与日俱增的痛苦和不平。毋庸讳言，当西方在这1000年中一步步走出蒙昧的时候，中国却日益远离汉唐的辉煌，甚至在最近160年里曾坠入屈辱的深渊。20世纪中国人的猛醒与奋争，正是对千年来多舛命途的强烈反弹。

我们走近百年之交，走过“我们这100年”。百年风云激荡，血和泪交织，铁和火迸溅，光荣与梦想在高高地飞翔，造就了人类文明之旅中最多劫难

也最多华彩的一程。在百年中国的交响乐中，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是叩击命运之门的重重音符，“改革”则是它响遏行云的高潮。《南方周末》有幸，在这样的高潮中降生；《南方周末》记者有幸，亲眼目击和参与这场痛苦而辉煌的涅槃。

今夕何夕？此身何处？时光流逝的无情涛声让人从昏睡中惊醒，脚下土地的真实质感让人摒弃虚妄。我们的记者是有根的一群，正是清醒感知着这样的时空坐标，我们一同走过难忘的1999。

我们走近岁末，走过“我们这1年”。在这一年里，我们所有的努力，都是为了证明：我们一直没有放弃。我们呼号不息，是因为没有一天曾熄灭我们的梦境乃至浪漫；我们致力于一毫一厘的进步，是因为我们痛感改革决无近路可寻。我们一次次泪流满面地奔波在多灾多难的土地上，首先因为我们爱，因为爱，我们恨；因为爱，我们争；因为爱，我们以职业记者特有的方式，和土地，和父老乡亲血脉相连。

今天，我们回家了。我们回到自然，回到平凡，我们回到常识，回到真实。真实有时也会让人难堪，但是，它显示出来的勇气足以令谎言却步。

在岁末，在世纪末，在千年之末，我们回到家乡，带去绿叶对根的祝福，带走根对绿叶的情意。我们的生命因它而变得充实，我们的胸襟因它而变得宽厚且柔韧。

在岁末，在世纪末，在千年之末，我们像儿时一样站在家门口眺望。当20世纪的太阳收起它最后一束光线，降临的不是黑夜，而是“我们的未来”。

还记得惠特曼的这句诗吗：“不论你望得多远，仍然有无限的空间在外边；无论你能数多久，仍然有无限的时间数不清。”

又一程“世纪之旅”开始了。祝福你，朋友！

# 娘

■ 郭国松

孩子们闹哄哄地簇拥着我，露出一双双好奇的眼睛，那个稍大一点的男孩，兴冲冲跑到前面报信去了。而我已全然不认识他们是谁家的孩子。

娘早已迎到了家门口。

娘老了，冬日的阳光打在她脸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上，她的头发花白且稀疏，本已瘦小的身材更加矮小，尤其是那双缠得很小的脚，走起来显得吃力极了。

看到我的身影，娘无声地笑着，听说是用小车送回来的，老人有些吃惊。赶集回来的父亲，弄回了一篮子的菜，娘说：“买了一只活鸡，我去炖汤给你喝。”父亲做得一手好菜，这时候，谁做他也不放心；娘就默默地坐到灶台下烧火。那是她坐了几十年的地方。她懂得什么时候该用什么火头，她永远那么精细地操控着灶膛里大大小小的火苗。洞悉火候，是一个乡间母亲一生的智慧。

在今天乡亲们眼里，苦了一辈子的娘已经过上了好日子。她再也不用穿洗得白一块灰一块的破旧衣褂，再也不用住那两间被烟熏火燎了几十年的破旧土坯房，每个月，她都能从乡邮局领回 500 元钱——我的汇款对娘来说是一笔大钱。她不知道我具体在干什么活，但她一直执着地认为，这些钱都是我熬夜挣来的。

但在一闪一闪的火光里，我看出，娘衰弱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娘总还

像揣着沉沉的心事。

我是娘在改嫁后生下的孩子。在我之前，娘生了5个，养活了两个。

娘时常讲起过去的事情。她平时不说，要说，总是在我们家最“富有”的季节——庄稼收割后，生产队刚分了粮食，一家人可以尽情地吃上一顿饱饭，或是在月朗星稀的夏夜，娘一边用大蒲扇给我和弟弟赶着蚊子，一边就说起往事。

解放前夕，娘嫁到蔡家，那是一户有几亩薄地的破败小地主家。几亩地后来当然是被分了，娘的一家因此也成了地主成分，在村里抬不起头。

转眼到了1958年，大约六七月间，生产队干部把家里的锅和粮食全都拿走了，连一点儿油盐也不让留下。娘的一家同社员们一样，全部集中到生产队食堂吃饭。后来，连家里的桌椅板凳也被拉走了，只留下吃饭的碗筷。在“放开肚皮吃饭”的公共食堂，“地主家的人”也得看人脸色，一个人常常只能分到稀汤带水的一瓢。

1959年的春季，收成依然很好，但劳动力都在炼钢铁，娘和一些年纪稍大的妇女就成了收割庄稼的主要劳动力，这样，还是有一部分小麦来不及抢收，被雨淋了之后烂在地里。收上来的粮食大部分都上交了。勉强撑到八九月份，各生产队实在没有粮食了，只好宣布食堂暂停，允许家家户户开火做饭。

娘面对着无米之炊，这时候，一家共有8口人——一个老人（公公）、两个大人、5个孩子，最大的儿子也才13岁。像无数饥饿的生命一样，他们挖过野菜，吃过树皮。当年秋季，水稻绝收。幸好生产队种了一些油菜，这成了社员们的救命菜。

40年后，娘依旧刻骨铭心的是：“有一天夜里，你哥偷了一筐菜，正想往回走，放哨的生产队干部追来了，可怜你哥早已饿得皮包骨，没跑几步就摔倒了，被抓住，吊在生产队的屋梁上。”

我依稀记得，娘每次说到这里，总是忍不住落泪。“实在饿极了，不偷活不了命。”娘说。

“咋不出去要饭呢？”我傻傻地问。

娘摇摇头：“要饭？民兵白天黑夜拿着枪放哨，抓到出去要饭的，要

打死你！”

在1959年寒冬刚刚降临时，娘的公公成为全家第一个被饿死的人。

一家人含着泪，用一块门板挡着土，掩埋了老人。

几天后，娘的第三个孩子、已经4岁的老三眼看不行了，等娘挖菜回来，再抱起这个苦命的孩子时，他的头已经耷拉下去。

此时，死亡已经变得习以为常，有时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了。也还是这一年的隆冬时节，大雪纷飞，娘的丈夫终于没能熬过去，还不到40岁的他成为全家第三个饿死的人。那一年，娘的眼泪未干，另两个孩子也相继去了。

娘至今也不知道，这个普通的八口之家遭遇的劫难，正是所谓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，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大面积“非正常死亡”，史称“信阳事件”。

后来，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：“俺一家饿死5个，能有3个活着，算是好的了。”

我出生后再没有遇到过死亡的威胁，但我也永远忘不了饥肠辘辘的感觉。今天当我看到娘在灶膛前的火光里忙碌不停的时候，朦胧中我又像嗅到了熟稔的红薯干气息。

我七八岁时，遇到青黄不接的季节，特别是冬天，一天只能吃上两顿稀饭。这也是穷人家通常过的日子，早饭吃得很晚，一般都是九点多钟，而中午饭吃完已是三四点，晚上的一餐只能紧紧裤腰带省了。曾有许多个夜晚，我和肚里空空的弟弟闹着不肯睡觉。娘就摸摸索索地从粮囤掏出红薯干，放到大锅里炒给我们充饥。只有淮河两岸的人家有这样的动作——娘往锅里扔一把红薯干，又往灶膛里填几块红薯干。劈劈啪啪的声音响起来，火光把娘大大的身影涂到墙上，这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刻。

非常年代丧夫丧子的痛楚，使娘把全部的心思拴在我们身上。我记得，遇上饭不够吃的时候，娘总是给我和弟弟的碗里盛得满满的；父亲也要吃饱，他要干很重的活；娘一个人在厨房里，铲一点锅底，用开水泡一泡就算一顿饭了。每当此时，她总是说不饿。

父亲是安徽人，家在淮河蒙洼行洪区，是困难时期跑到河南来的。他

和娘成了患难夫妻，后来，娘又把侥幸活下来的骨肉——蔡家大儿子送到父亲的安徽老家成亲。这其中的辛酸，只有娘能体味。丈夫，儿子，都是因为穷，才不得已远走他乡去做“上门女婿”的啊。

那年头，父亲常常贩一些大米到安徽老家去卖，这在当时叫“投机倒把”，要冒很大的风险。在我大约 10 来岁的时候，就成了父亲的一个好帮手。他悄悄地装上一架子车米，三四百斤，车上拴一根绳子，我也帮着拉，算是给他做个伴。

临行前，娘早早叫我睡上一觉，然后烙好了馍，热乎乎的，装在袋子里，那是我和父亲一路上的干粮。

半夜时，我和父亲拉着车子，顺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，向 40 多里外的老家走去。走了 20 多里，便来到河南通向安徽的最后一道关卡，父亲先探了路，确认安全后，才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过去。

过了关，就是安徽了。眼前是平坦的淮河故道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，一望无际，前后 10 多里不见人烟。风吹过来，芦苇丛哗哗地响着，我紧抓着父亲的衣服，怕极了。

我们停好车，往四周看了又看，然后拿出娘烙的馍，啃几口充饥，休息一会儿，再往前走，一直过了淮河干流的渡口，就到老家了。这时候，已是东方欲晓。

这一趟，可以赚到六七块钱，用这笔钱，能买 30 多斤大米，足够接济一阵子。

渐渐地，我长大了，也多懂了一些事，才知道娘的心里原来埋藏了那么多的苦难。娘来到人间，仿佛就是为了这样无尽地付出。养活孩子，成为她毕生的使命，和生命的全部意义。她用一双小脚，艰难地走过一个个春夏，又走过一个个秋冬，走遍了人间的坎坷。从黑发到白发，一步一步地终于将苦难的日子走到了尽头。

80 年代初，包产到户的政策结束了饥饿的历史，娘看到自己的一家同别人一样，分到了土地。从当年开始，家里原来空荡荡的几个土囤子，已经装不下粮食了，娘的脸上露出了几十年难得有过的笑容。

就在娘刚过上好日子的时候，我离开了家乡，转眼间，已将近 20 个春



秋。当我作为一个职业记者，奔波在各地的城市乡村时，我常常想起娘说过的往事。我常常感到，娘在看着我。

无边的往事，早已湮没在岁月的沧桑里。此刻，正是 20 世纪最后一个冬天，我坐在娘的身边，她从历史说到现实，从苦难说到幸福，一直说到子夜时分。

我拉开门，独自一人走出去，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乡间夜晚！万籁俱寂，满天繁星，仿佛就挂在已落尽黄叶的树梢上，一条白色的银河，自东向西穿村而过，像一条镶满钻石的玉带……

娘啊，您听，新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了！